

**张语婷：**“黄昏，像太阳的血泊/我倒在其中，躲避爱情和斧头的追杀/一条鱼在卧落河岸，剥自己的鳞”。这是你的诗歌《送灵》的最后一句，也成为你的小说《父与子》的开篇。“时间在一颗石头表面沸腾/身体里的白雾穿掠过浸湿的祢祢/斧头越磨越钝——瓦萨从湿地游过来”。《一场仪式》中的诗句也成为你的小说

张语嫣：《彝人的母亲》这组诗令我印象深刻。以简短而铿锵的语言书写了女性的坚韧以及母亲的伟大。母亲不仅是个体家庭中的母亲，更是民族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彝人的生活习俗、古老歌谣与民族精神。比如那句母亲反复言说的：“彝人的火塘不能熄。”如一种守望，守护着彝族的文化根脉。你是如何找到和确立诗歌中

## 个人简介

**加主布哈：**在彝族社会里，女性被赋予了重要的家庭地位和社会角色。以前，如果两个家族“打冤家”，只要有一位母亲身穿百褶裙出现在战场，双方就要停战谈判。母亲不仅仅是围着火塘、守着火塘的人，也是社会伦理、秩序的守护者。2024年火把节第二天，我最爱的祖母去世，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创作的低谷期，然后，我开始思考并试图找到女性在我文学表达场域的位置。当然，在之前我也有了一些模糊的认知，但通过这次别离，让我的认知也更加深刻了一些。类似火塘、鹰、驾妈这样的意象组成了彝族文化的根脉，像我这样的年轻写作者，能做的就是用自己新鲜的血液滋养这根脉，让它长出新的枝

张语婷：在你的小说中，有现实的困顿与残暴，也有青春的忧愁与善感，你用一种年轻而生猛的语言，写父与子的交锋，写男人与女人的交锋。比如《父与子》《阿古，阿古》《无根的脸》等。你对自己小说写作的主题是怎么考量的？

**加主布哈：**我有一个文档，放了很多我偶然得到的素材，有些可能就是一个题目，有些是一段话，或者是几个人物的速写，还有的是写了一半放着的。我会在每加进一个新素材的时候，就再把前面的看看，对哪个素材有了感觉，就拿拿来写。所以，我的写作主题，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或许

青小衣的诗歌写作愈发向内，她不断地在扩大自我与世界本质的联系，并且用诗歌的方式，表达她越来越深刻的见识与体验。这也是一种自觉，关乎文学的精神性建设，就她本人而言，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实践。

春天的第一场雨带来寒凉  
透过雨幕，我凝视着雾气氤氲中  
像隔着浓密的字行看你  
恍惚中，仿佛冷雨是从民国赶来  
浇灌着你种下的枣树  
它们在后院依次复活。书桌上

春天的第一场雨带来寒凉  
透过雨幕，我凝视着雾气氤氲中的事物  
像隔着浓密的字行看你  
恍惚中，仿佛冷雨是从民国赶来的  
浇灌着你种下的枣树  
它们在后院依次复活。书桌上

☐ 青小衣

我是一面镜子。如果你化身明月  
请允许我分一勾盈亏。你照进来的光多一些  
我反射出去的光就亮一点儿

生在民国,长在乱世  
活在上海最繁华也最动荡的年代

你眼里只有一个个活着、爱着、恨着、  
算计着的人。那些角色  
换了任何时代,都会那样活,那样死

你从不站队。一个不被任何阵营收编  
不被任何主义裹挟,不被任何潮流带走的人  
只站在自己这边

你也不属任何人,可以低到尘埃里  
但不会永远低着  
尘埃里的花开过了,你就走了

你在异乡彻底隐居了,不是躲是真的不想理了。你什么都不名声,朋友,包括爱

你只是活着,像一棵老树,站在那里  
不掉叶子,也不长新芽

合上书,大风从维斯拉河吹来  
忽左忽右,像冷静的观察者  
在日常的词语间寻求支点保持平衡

风吹树叶啦啦的声音是另一种鼓掌吧  
这持续而盛大的掌声，像是补偿  
你因偏爱星期二下午的寂静  
而拒绝的那场颁奖。此刻  
它们还在练习如何不碰到任何事物  
就能长出更大的叶片，让掌声更响亮些

作为理解万物秩序的人，你还偏爱沉默  
烟灰缸里的灰，桥上孤独的行人  
你偏爱的雪人  
胜过所有现成的神

幽默让你在什么时候都不绝望  
你用谁也不能占有的澄澈如水的目光  
让日常的静物在各自的轮廓里摇晃起来  
谁说苹果不能更红，刀锋不能更亮

你还偏爱给陌生人写回信  
来吧，给我这个陌生人写封信札吧  
我需要你泼头冷水。素白的稿纸空置多时  
正试图生长出明亮的诗句

本版责编:张语婷